

德報怨的號召，大家務必保持泱泱大國民的風度，不可妄動，才勉強平息下來。今如要日倭日僑自杭州步行到上海，以數萬人之衆，長途一千里，時間要好多天，沿途老百姓萬一臨時衝動，發生意外，則問題太大。」省政府乃未接受此項建議，而由滬杭鐵路局減少一般的行車，先分批將

記蔣作賓先生

吳國柄

蔣作賓先生，字雨岩。湖北應城縣人，是我的鄉長，和家父經明老人是同學同事，又是我結婚時的介紹人，明年是他老人家的百年誕辰，謹略述他的生平，以表崇敬懷念之忱。作賓先生公元一八八四年（光緒十年）生，幼聰慧，十五歲中秀才。一九〇二年十八歲入武昌文普通學堂。一九〇五年二十一歲，春天赴日留學，入東京成城學校，不久即加入中國革命同盟會。一九〇七年二十三歲考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步兵科深造。翌年七月畢業回國，奉派任保定軍官速成學校教官。一九〇九年調清政府陸軍部任職，一九一一年升陸軍部司長。十月武昌起義，與同志密謀革命活動，前往江西九江，任軍政府參謀長。南京臨時政府成立，黃興任陸軍部總長，作賓先生出任次長。袁世凱繼孫中山先生任臨時大總統，政府北遷，仍任陸軍部次長。民國四年夏，袁世凱陰謀稱帝，作賓先生稱病辭職，被袁幽禁於北京西山。袁死黎元洪任總統，作賓先生出任參謀本部次長。民國六年九月赴美考察遊歷，七年十一月轉往歐洲抵達法國，經巴爾幹、土耳其、希臘等國考察軍政民情，民國八年二月返國。聯絡兩湖同志驅逐湖北督軍王占元。十年夏，被華中同志推為湖北省總領事驅逐王占元，民國十年秋天赴廣州。十一年至十四年間，奔走江浙與京津各地，為廣州革命政府協調各方關係，爭取同情支助。民國十五年，革命軍北伐，奉蔣中正總司令命令聯絡各方，說服安徽陳調元投效革命軍，國民政府奠都南京，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及戰地政務委員會主席、北平政治分會委員等要職。十月任駐德公使。致力中俄復交，主張利用日俄矛盾，惜未實現其理想，二十年四月離德回國，途經蘇俄考察。八月任駐日本公使。二十四年五月，中日兩國使節升格為大使，作賓先生為首任駐日大使。十二月，出任內政部長。二十六年十一月，任安徽省政府主席。翌年二月卸任，赴陪都重慶任職，二十九年冬，任黨政工作考核委員會政務組主任。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病逝。作賓先生歷任內政外交要職，負責盡職，熱愛國家，不顧勞怨，是近代最受人敬重的外交家與政治領袖之一。

侵略者可憐的形象

日倭日僑免費送往上海。一般旅客遂更為不便。

在日僑管理所設立期中，我曾於民國三十五年年初春，親往觀察。所到之處，日僑皆跪地迎接，頻頻叩首。這真是我最得意的一刻。但這一項得意，是我全中國國民的，全中華民族的，並不是我一個人的。我到了一個名叫松尾政太郎的住處，他老夫婦率同四個女兒，自二十八歲至十九歲不等，跪在寒風細雨的門外迎接。松尾曾在日軍佔杭州期間，佔領了我英士街房屋，開設旭日酒家，專門招待日方高級軍官與貴賓。我請他們起立坐談。松尾說：「佔用貴府房屋多年，未付分文房租。我們是大阪人，現在戰敗回國，故鄉既無田地，又無事業，不知何以維生。四個女兒皆尚未出嫁，回去一家無法養活，願意全送給閣下，為婢為妾，一聽尊便。」松尾說到此處，老夫婦固然老淚縱橫。四位年輕的小姐，也一齊飲泣，再度跪下，叩首聽命。我說：「蔣委員長已宣布以德報怨，我政府也早已決定將你們一概遣送回國，我不能留你們中任何人不走。至於婢妾制度，中國早已廢除。現在男女平等，一夫一妻，你們應該知道。你們回國之後，重新生活。不可再使軍國主義復活，侵略中國，就對得起我們對你們的優待了。」松尾聽了我的話，一再的表示失望。他全家回到日本之後，就未再有消息。以時計之，松尾夫婦當時已逾花甲，今可能已不在人間。至於四個小姐，現在當也早已「綠葉成蔭子滿枝」了！